

84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基立 基立 1997 基立 基立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基立 基立 基立 基立 基立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基立 基立 TEACHER 基立 基立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立基





# 目

# 錄

	編者的話	1
專題版	<u>教師民主路</u>	2
	導言	3
	從「民主教育宣言」談起	4
	民主劇場 Take One!	6
	講人自講? 非也!	8
	鐵幕民主	9
	你話 Pa 唔 Pass?	10
	試管青苗	12
教育版	教師專業	14
	先進國家師範教育趨勢	22
文藝版	滿城書風	24
	走訪香港閱讀學會	26
	做牛做狗，悉隨尊便	27
	留住昨天	
	懶成之戀	28
	逍遙絲路行	30
	聽佢發爛渣!	31
	特稿：夏末蟬鳴	32
學術版	自尋死路	34
	絕世兼絕我	
校園版	宿舍、縮舍	43
	校園透視鏡	44
	Pepsi Incident 1984'	46
	文康眼中的 Pepsi Night	48

##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梁志勤  
副編輯：李賢斌  
執行編輯：蔡嘉倫

專題版：陳婉兒  
教育版：馮金蓉  
文藝版：劉惠玲  
學校園版：黃秋萍  
李淑貞

封面設計：李賢斌

出版小組：

梁志勤、李賢斌、蔡嘉嘉  
趙文芳、劉惠玲、黃秋萍  
李淑秋





## 編者的話

梁志勤

當我還是新丁一名時，總覺得學生會是神秘和高不可攀的，彷彿與自己上課的是一群同學，做學生會的又是另一群同學，而自己對她的認識就只限於每天言辭尖銳的大字報、複雜有如政府內閣的組織架構、不知其所以然的會員大會（天曉得什麼叫做「遺憾」動議？）等。（呀，怎麼忘了福利部？真是的。）

直至滲進了學生會「內部」大半年，才對她有個比較真實而深入的了解。那過程就好像喜歡一個女孩子一樣，起初或由機緣而起，而當時光愈逝、了解愈深時，機緣感淡出，現實考慮漸進，此時假如你決定繼續這段感情，那是因為她確有內涵，而非徒具美麗外表的空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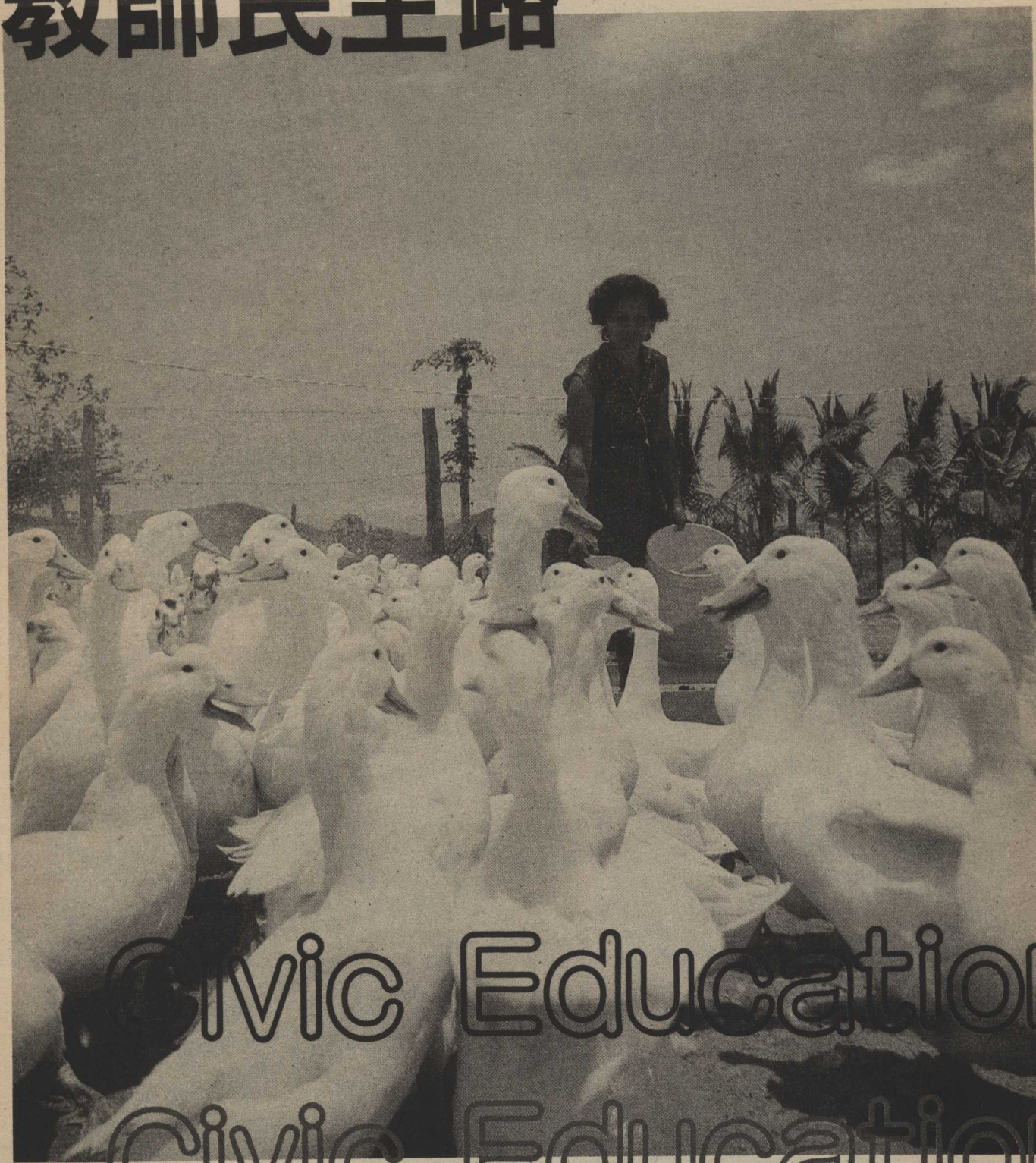
其實當「立基」送到你手時，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當然希望把它打扮到最美最具吸引力，但同時「吸引你翻開它」並不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立基」若只是一個美麗的空殼，它就不可能與你有個真正的關係。質素和內涵是你的要求，也是我們的鞭策及目標，沒有人比我們更了解這點。

我們不屑去掩飾自己「無料」，但亦不願否定自己的熱誠和認真。由於志大才疏，部份計劃了的版題未能推出，但個人却極欣賞部份編輯寧可另覓題目從頭做起，也不願搬字過紙，東拼西湊完或版題了事，這種嚴謹態度正是文字工作的靈魂。

一盤散沙似乎是學生會的永恒現象，大家同處一起，却各有不同生活目標和方式。同學希望多些文康福利、幹事會希望提高民主精神、代表會重視原則與精神，矛盾似乎無可避免，但人總是在矛盾中成長的，我們只希望同學多些自覺、少些埋怨，幹事會多些做事、少些開會，代表會多些協助、少些批評，則學生會自有其明天。是謂文字監察。



# 教師民主路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 導言

“Education knows no class” - Confucius

若一個外國遊客來到香港問：「現時香港人最關注的是什麼？」相信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會答「九七問題」；若這遊客再問：「對於這個問題你們打算怎樣應付？」你猜香港人會怎樣回答？你自己又會怎樣回答？

多年前電視節目「雙星報喜」中曾有這一個笑話：

甲說：「我啱啱開咗一間餐館。」

乙說：「係咩？咁有咗嘢食呀？」

甲說：「淨係得菜遠炒牛肉。」

乙說：「咁啲客人豈不是冇得揀？」

甲說：「冇得揀。佢地可以食，可以唔食。」

在解決九七問題之時，我們今天也只有上述類似的方式去選擇解決辦法：「港人治港」，你可以選擇「接受」，也可以選擇「不接受」，但也除了「港人治港」外，其他菜式就欠奉了。

## 潛伏的危機

隨著英方在談判桌上的不斷讓步及中國對香港主權的堅持，「中英共管」、「延長英國管治年限」、「主權在中、治權在英」等解決方案一一都像泡沫般破滅。那怕你接納也好，不接納也好，「收回主權，港人治港」似乎已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而在使「港人治港」的原則具體化時，我們也只有兩項選擇：一是爭取民主化，讓大部份港人參政；一是不爭取民主化，讓某些愛國的「港人」參政。

根據這兩項選擇，香港人可粗略地被分為兩類，一是積極爭取「民主化」者，一是不積極爭取「民主化」而只是保持沉默者。然而隨著政府的宣傳、團體的爭取及形勢的發展，除非那些沉默者是抱着不聞不問的原則，否則，在無可選擇下，他們遲早會傾向接納政制民主化。但在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下，且讓我們靜下來想一想；究竟什麼是民主？它是不是萬試萬靈的仙丹？是否打著「民主」旗號的政府就必然是個好的政府？目前進行政制民主化是否會有危機？在大家高喊「民主化」的同時，讓

“Education knows no class” - Confucius

我們不要做聖經中高喊「釘死耶穌」的猶太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 前事不忘

香港政府並不是一個慣於施行民主的政府，一九一一年所定的「官方保密法」就有這樣一段：「凡未經授權而洩漏或聽取任何官方消息者，皆屬違法」，這條例至今仍然生效。除了訂立這些與民主精神大相逕庭的「保密法」外，政府在過往亦利用其他方法對市民進行非政治化的教育，使他們割離於政治和政治意識，這在學校課程中顯而易見，例如實際上已過了時的教育條例第九十六條，便禁止了學校進行任何政治性的活動，當然基於殖民地政府的順利管治及避免社會不安，我們可以理解政府如此做自有其目的，但同時亦可見得在九七問題出現之前，政府從不打算朝政制開放的路走，更遑論還政於民，施行民主了。

現時人人皆知政府開放政制的原因不是因為它體察到民主政制的好處故而施行，而是寄望它成為「安定繁榮的保證」，其實在市民開始注意九七問題之前，前港督麥理浩爵士已於七九年時從北京方面獲知中國準備收回主權，但他並沒有將此告知香港市民，只是覆述北京的話「請投資者放心」；在他返英國報告該行情況後，英政府即通過新國籍法，港府亦即於八〇年六月推出地方行政；可憐當時港人仍不知政府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直至八二年後明眼人才看出所謂開放政制其實只是英政府為自己鋪後路之舉，實行扶植一個逐漸本地化的代議政府。但從本年七月的代議制綠皮書來看，這個代議政府仍在港府控制掌握之內，以保障利益和「有效管治」。看來香港在踏上一條民主道路之前，還有很多路要走。

## 後事之師

其實自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會有多次有

“Education knows no class” - Confucius

梁志勤

關地方行政改革的建議，但是它們都不被港府接納，到了八十年代的今天，香港政府却在最短的時間、最簡捷的諮議下通過「地方行政」計劃，且讓我們回顧一下該項過程：八〇年六月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綠皮書、接著在八一年一月發表白皮書，在八二年就進行區議會選舉，從當時的猛烈宣傳及政府對選舉時所產生舞弊情況的態度看來，使人覺得政府只求傾銷出一項新產品，却不理這項產品的質素。而且質素也不重要——反正我們一定要買。但，我們是否付得起代價？

## 代價是否太驚人？

也許我們該承認：不少人贊成「港人民主治港」並不是他們真正了解民主精神。而是因懼怕共產政權的來臨。從市民一向對政治與社會事務的低程度參與看來，他們的民主意識是值得懷疑的。反對直接選舉者就不斷指出在香港一下子進行民主普選是極危險的：普選的結果可能是一些政客當選，又或是當選者在群眾壓力下盲目地走向福利主義，而使香港出口經濟失去競爭力，但我們很易看出這一切理由背後其實只是基於一個擔憂——選民不成熟。也正因如此，民主教育才顯得特別重要，這也是每個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

民主教育是那麼重要，以致許多國家堅持在一個人被准許投票之前，必須通過一個能讀能寫的試驗或其他考試。在原則上，這條規則無可厚非，因為投票者必須在選選人和施政方針中有所選擇，並且對時事有一定認識，才能對候選人及其政綱建議，作出聰明的判斷。假如選舉人無知或存有偏見，他的選票對民主政府毫無幫助。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保證每一個人都有同等機會接受民主教育，否則政府可故意忽略對於大部份人的教育，為的是使其餘的人能保持他們教育上的考試，作為投票的資格。這種民主仍沒有道義上的意義。

普及的民主教育今天已迫在眉睫。



# 從「民主教育宣言」

二十三個民間團體聯署發表的「民主教育宣言」，雖然只屬一份簡明扼要的聲明，內容並未作充份的詳盡闡述和發揮，但盡管如此，它的客觀意義仍然肯定是深遠的。

## 團結可以結集力量

第一，它是香港民間團體在「九七」變局中走向加強聯繫、尋求共同回應過程中的重要一步；在「九七」變局裏，中英談判只能解決英國將香港主權和治權當還中國的問題，日後的「基本法」也只能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港人治港」高度地方自治權，及香港地方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基本關係問題。在這些基本規範之下——這些基本規範可原則性地概括為「四權」：(一)中國主權，(二)「港人治港」地方自治權，(三)資本主義法權，(四)公民社會民權——香港社會前途的具體發展，實際上是需要盡可能多的香港人起來勇於承擔，勇於創新地去掌握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的命運的。

當中英談判即將達成協議之際，正如「民主教育宣言」所指出：

「越來越多香港市民亦由此了解到，只有依賴自己本身的團結合作，和積極爭取，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合力去創造一個成熟的、開放的、共融的民主社會，這將是香港唯一可行的出路，同時也是最佳的出路。」

如果港人自己不爭取，自己不努力，自己對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民主社會也缺乏信心，甚至漠不關心，那「港人治港」又怎麼可能搞得成功呢？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相當危險的情況，「英人治港」在一九九七年必然要終止，中國要收回香港主權，這是歷史發展法則決定了的，殖民主義時代終究要過去；但相當多的港人對中國的執政黨缺乏足夠的信心，現在

好不容易，港人爭取到了「港人治港」甚至「港人民主治港」的特殊方案，這對香港社會確是一個巨大的轉機。

港人在「英人治港」之下一直接受制於十九世紀式殖民地架構結合家長制的政治，社會雖然享有比較高度的自由，英式的法制及法治精神亦已相對確立，立足於人的個體價值的公民權利亦有一定發展（當然，充份是遠談不上的），但總的來說，香港的政治體制是沒有民主可言的。即使八十年代開始推行地方行政改革，最近的「代議制綠皮書」表示要局部開放立法局的間接選舉，但迄今為止，民主因素雖是稍增了一些，但仍然非常微不足道的，無直接民選即無代議（由選民選出的民選議員「代」選民在議會裏「議」），可說仍是假「代議制」之名而繼續行非民主政治之實（稍作改良並不就是民主）。

港人應當要將「九七」變局轉變為一個爭取政治民主型格的一般角度來看，這事實上是香港社會的一種「正常化」發展；在殖民地政治之下，香港社會實在被「扭曲」得太久了，雖然在七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所謂「麥理浩時代」），香港社會多方面（尤其經濟方面）出現了比較理性化的明顯轉變，但政治方面仍是一沿既往的高度保守形態（非理性形態）。

然而，這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港人——尤其其中、青年一代，必須要有信心、有抱負，並爭取機會去鍛鍊、增長自己的能力，做好迎接「港人治港」新時代、新局面的種種準備；否則，於「九七」後實際上承擔不了「港人治港」的重任，那便可能斷送了這好不容易才爭取回來的「港人治港」契機，便可能出現大多數港人均不願意見到的「京人治港」之局。

因此，從現在起，香港民間社會——當然包括教育界人士，便應該對「九七」變局採取積極回應的態度，並且尋求有利於促進港人承擔「港人治港」重任的策略；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民間團體聯合發表的「民主教育宣言」，

正可理解為這樣的一種民間策略之一。

## 學習就可以邁向成熟

第二，要促進香港社會在「九七」變局中走向民主化，決不是一種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那不僅要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層面去爭取，而且要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做盡可能多的民主教育——通過理論學習及實踐訓練的民主精神的培養；一個社會要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在香港便是「港人民主治港」），既需要比較完善健全的民主政治體制，也需要深入社會各階層（尤其廣大中下層、基層草根、青年新一代）民心的民主價值——前者需要各種「社會力」（SOCIAL FORCE）合力去爭取，後者則需要各種形式的民主教育。

「民主教育宣言」說得好：「沒有一個社會天生出來就是富於民主精神的，也沒有一個社會是不能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而培養出成熟民主精神的」，那些以所謂「條件不成熟」來否定香港實行民主政治——在現階段來說，是肯定香港實行最高立法機構直接民選的人（包括港府當局），其立論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關鍵的問題始終在於，承不承認「民主參與是市民的基本權利」（「民主教育宣言」語），是否真正為香港走向民主化的前途做準備；若果真實地朝著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走，現在民間仍然條件有不足夠的地方，便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而培養出成熟的民主精神」，而不是消極地否定在港開放真正的民主政治。

在香港社會開展各種形式的民主教育，就必須充份動員一切可能利用的教育途徑及機構——這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大眾傳播媒介教育、口頭宣傳教育、社會行動教育、社區教育、團體教育、特別課程教育、書本教育……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明顯地，現在香港



# 民主教育宣言

魯凡之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賀維爵士在立法局記者招待會上正式宣布：英國在一九九七年後不再管治香港。這項宣布和最近英國國會上下議院關於香港前途的辯論，使香港人清楚明白到：在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實行港人治港，已是中國社會天生出來就是富於民主傳統的，目前條件還不成熟，故不適宜實行民主體制。但沒有一個社會是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而重法治的精神和各種保障人權與自由的制度，市民不斷高漲的社會意識，普及教育的推行，地方行政的實施，等等。我們堅信：民主參與是市民的基本權利，只要我們把握時機，團結起來，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政治民主化和培養全體市民的民主意識，同時在學校裏加強對下一代的民主教育，我們一定能夠逐步而又比較迅速地，在未來的十三年內，建成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我們通過過公民教育、學校生活民主化、各種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等等，培養年青一代的民主意識，是未來民主社會的最重要支柱。所以，在學校加強民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一直以來，香港教育過份重視考試，過份重視以學歷作為個人晉升的階梯。這樣，致使年青一代未能均衡發展，大多數變得眼光狹隘，獨善其身，怯於承擔，缺乏理想；現在，教育工作者、辦學團體、社會人士、甚至政府當局，都要認真反省上述的現象，從而確定以民主教育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教育目標。

我們通過過公民教育、學校生活民主化、各種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等等，培養年青一代的民主意識，是未來民主社會的最重要支柱。所以，在學校加強民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一直以來，香港教育過份重視考試，過份重視以學歷作為個人晉升的階梯。這樣，致使年青一代未能均衡發展，大多數變得眼光狹隘，獨善其身，怯於承擔，缺乏理想；現在，教育工作者、辦學團體、社會人士、甚至政府當局，都要認真反省上述的現象，從而確定以民主教育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教育目標。

我們通過過公民教育、學校生活民主化、各種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等等，培養年青一代的民主意識，是未來民主社會的最重要支柱。所以，在學校加強民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一直以來，香港教育過份重視考試，過份重視以學歷作為個人晉升的階梯。這樣，致使年青一代未能均衡發展，大多數變得眼光狹隘，獨善其身，怯於承擔，缺乏理想；現在，教育工作者、辦學團體、社會人士、甚至政府當局，都要認真反省上述的現象，從而確定以民主教育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教育目標。

推行政治的民主精神  
士呼籲

## 談起

八責任，首先落在教育工作者身上。教育工作者要爭取和促進一代的民主意識。我們熱切地向全港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呼籲，為建設一個繁榮安定和民主幸福的香港而作出貢獻。

是嚴重地民主教育不足的，香港市民不管老一代（多存「難民意識」）還是新一代（「殖民地教育」產品），大部份在民主意識上都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其表面現象即所謂「政治冷感」，這個問題若不及早補救，惡化下去是可以十分嚴重的。

及早補救之法，對症下藥之法，主要就是推行民主教育；而在前列多種教育途徑之中，最正規的，對一個人——在今後來說當指新一代的成長影響最重大的，當首推學校教育；只有正規化的學校民主教育（尤其現在香港已實行中初等強迫教育制度），才能全面地促成一整代具有民主質素（民主人格類型）的新一代香港市民，那未來的「港人民主治港」才在「人的因素」上，具有內在的保證——這件關乎「港人民主治港」前途的「樹」民主型格之「

人」的大事，最大的重擔就落在教育界人士身上。

### 學校的民主教育

第三，「民主教育宣言」有一段相當好的述說：「在學校加強民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一直以來，香港教育過份重視考試，過份重視以學歷作為個人晉升的階梯，這樣，致使年青一代未能均衡發展，大多數變得眼光狹隘，獨善其身，怯於承擔，缺乏理想；現在，教育工作者、辦學團體、社會人士、甚至政府當局，都要認真反省上述的現象，從而確定以民主教育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教育目標。」

民主教育必須正規地進入學校，由小學、中學、到大專教育，都必須正規地學習民主政

治的課程；「民主教育宣言」提出了「公民教育」、「學校生活民主化」、「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教育決策民主化」、「學校行政民主化」、「（教師）在學校生活中以身作則」等多種方式，以推動民主教育的內容。無疑，這些都是必要而有效的方式，但我却比較特別關注下列數點：

(一)爭取正規的課程改革，小學、中學到大專都應有正規的民主政治課程學習；(二)從小學、中學開始便重視學生組織的民主訓練，大專院校更應加強學生參與校政的民主程度；(三)大學及教育學院應特別重視學生的民主質素訓練，方能於為人師表時促進新一代的民主精神；(四)現在的就職教師應全面地作有系統的民主教育補課，缺乏民主教育的教師根本不可能推動民主教育。



# 民主劇場

## Take One!

各就各位 Take One!

(開場一見，原來又是那位新上任的 E P A 亞 Sir——Joe Yeung 在開夜車，隱隱約約還可聽到一陣歌聲……)  
零時十分，倚窗看寒夜暗燈  
迷途夜雨，靜吻路人  
曾在雨中 X Y Z……  
為何現今，只得我呆望雨絲  
呆呆坐至夜半二時  
拿着大杯暖的啤酒說  
Good luck to me

亞 Joe：唉，又兩點啦！最衰就係 Panel 陳，咁大塊豬頭骨要我硬，要我做份關於公民教育的報告，明天還要在科務會議上公諸於世。現在毫無頭緒，今晚唔知有冇得瞓。Y-a-w-n-Y——a——w——n——好眼瞓。

x            x            x

(不知不覺間，Joe Yeung 已在案頭熟睡了，並發出一連串煩厭的鼻鼾聲，攪到在天上的三位小神仙從夢中驚醒。這三個小鬼頭當然不會放過阿 Joe，便聯袂落在阿 Joe 身邊，看來阿 Joe 今次真的遭殃了！)

(當神仙珊珊揮動其神仙棒，突然聽到阿 Joe 在夢中說話，一連幾句「公民教育」，令珊珊觸電似的，左右擺動，這是珊珊對於一切她不認識的東西的正常反應。)

珊珊：嘉嘉，這個人剛才說什麼，你神通廣大，快給我解說。

嘉嘉：珊珊，「公民教育」是近來香港教育署長許瑜先生口頭上積極提倡的。許瑜先生更會制訂「政府及公共事務課程」，並打算於八六年將該科作為香城高等及高級程度會考科目，八七年作為香城會考

科目。至於新課程內容主要分為三方面：

- ①介紹香城政府的結構，運作方法，及其與民衆的關係；
- ②介紹基本政治概念，使學生瞭解不同政制的優劣點；
- ③介紹香城公共政策及有關的社會問題。

新課程其實是以目前的「經濟及公共事務科」中的公共事務部份為基礎，並作更廣濶深入的伸展而成。

丹丹：香城現在要推行教育民主化，即是說這地方的教育一向都不民主。不民主，即是獨裁，即不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unrepresentative, unaccountable……等等。

珊珊：丹丹呀，雖然知少少已經可以扮代表，但也不要亂拋書包，我都是不信你講！嘉嘉不如你講下去，話我知香城究竟為什麼要推行公民教育，推行的具體情況怎樣？

嘉嘉：嘩，眾聽官聽住、聽住……

香城要成功地邁向一個民主社會，就要先做兩件事：一是政制的民主化，一是推行民主教育。只有政制民主化而無民主教育，那政制將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註一)

年青的一代，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的民主意識，是未來民主社會的最重要支柱。所以，在學校加強民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一直以來，香城教育過份重視考試，過份重視以學歷作為個人晉升的階梯。這樣，致使年青的一代未能均衡發展，大多數變得眼光狹隘，獨

善其身，怯於承擔，缺乏理想。現在，教育工作者，辦學團體，社會人士，甚至政府當局，都要認真反省上述的現象，從而確定以民主教育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教育目標。

香城可以通過公民教育、學校生活民主化、各種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等等，培養年青一代的民主意識，使他們具有獨立思考，正確分析和判斷事理，能夠立足香城，關心社會，勇於承擔責任，重視法制，尊重他人，在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大前提的原則下而又尊重少數人的合理權利，積極參與建設一個繁榮安定和民主幸福的香城。(註二)

丹丹：無錯啦，配合 1997 問題，教育改革的確要理會學生的社會需求，幫助解決香城人面對的基本難題。

x            x            x

(三個小神仙談話的聲浪驚動了正在熟睡的 Joe Yeung 睜開眼，望見他三位偶像，當然又驚又喜，然後用乞憐的口吻對三個小神仙說：「三位小神仙，我阿 Joe 初出道，便被歷史的巨輪所壓，所有香城人都為前途問題擔心，又要推行公民教育，而我們這班「人之患」更是擔正大旗，司徒華先生要我們以身作則，貫徹民主精神，積極培養下一代之民主意識。政府把 E P A 改為 G P A，我校有個 E P A Panel，成日鬼咁好死，請我飲汽水，拍拍膊頭，就把個大鑊頂在我身上，要我寫份關於公民教育概報告，害到我無法安寢。請三位小神仙大慈大悲，給我一些啟蒙，告訴我們這班神聖的教育工作者怎樣幫助推行公民教育，和怎樣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



三個小神仙：見你咁可憐，我地就幫你去請示太上老君，等佢點醒你啦！

（跟着三個小神仙一溜煙地消失了。過了好一陣子，叮一聲響又把他們再帶到亞Joe面前，只見珊珊手執卷狀書章，一本正經地誦讀其內容。）

珊珊：校方先提供一個民主的環境，用民主的方法管治學生，例如讓學生組織學生會，為同學安排活動，向校方表達意見，而且在組織學生會的過程中，學生更可親身體驗到民主的實踐，就以競選學生會主席為例，候選人需要草擬政綱，組織同學為助選團，向同學們解釋和介紹政綱，然後接受學生全民投票，得票最多者當選，整個競選活動過程可以說是市政局或區議會選舉的縮影；當選後需向同學負責，實踐政綱，以同學的意願為依歸，安排活動切合他們的需求，所負責的責任實和當選的議員無異，從實踐中親身體會學習，相信是培養民主意識的最佳辦法。

為人師的應要向學生灌輸民主知識，必需以身作則，採取民主教學法，讓學生可以表達己見，而不是單方面強迫學生接受老師所說的一切，不可提出質詢。老師們更可採取活的教學法，提高學生認識民主的興趣，例如組織學習小組，安排討論會、講座、舉行辯論比賽、模擬學習遊戲。在課室以外，某些課餘活

動對培養學生的民主意識亦甚有幫助，例如參觀兩局議員辦事處，區議員如何接見市民，列席旁聽市政局和區議會會議等。最重要的仍是將學術性知識和社會問題連繫起來，使學生不是光有書本知識但和現實脫節，而是運用所有知識將事情加以分析，老師的責任是將現實社會帶進教室裡，提高學生對週遭事物的警覺和興趣（註三）……

阿Joe（苦笑著）：嘿嘿，你說說倒容易，又要校長帶頭，又要教師裝備自己有民主意識和行動，又要學生合作，你以為我是造物主嗎？我們人類世界凡夫俗子、愚夫愚婦多的是，不像你們神仙國那麼理想啊！

丹丹：唉，枉你身為改進社會的先驅者，人人都知道引進一個新制度是困難的啦，否則還用你們教育市民嗎？你想想看，假若上一代社會的缺點不在這一代改正，受損的還不是下一代？其實現時香城已透出一點點因以往缺乏公民教育而帶來的惡果，你們不是有青少年搞騷亂嗎？想想看，你們下一代對社會的責任感是何等薄弱，再這樣下去，只怕未到一九九七香城已被它的未來棟樑翻轉了。

（阿Joe默然，他想起他的學生反叛性是多麼強，現時他還能用權威去壓住他們，可是將來呢？難道權威就是教育的極限嗎？）

丹丹：算了算了，反正只要你照搬我們剛才的一套理論，已經算有貨交俾 Panel，至於你自己做唔做，就是信念與價值的問題，講到信念與價值，是因入而異的，但既若了解現今迫切的社會實況，明白民主是大勢之所趨，便應盡力而為，每個教師由自身開始，屏除過去所接受的獨裁式教學法，明白推行民主必要付出代價和耐心，如果因為怕麻煩而故步自封，在這年頭仍不積極嘗試，還待何時呢？

珊珊：唉吔！好啦，我地要去太上老君那裡稟告她，我地今日又做了一件善事啊！

（三位小神仙頓時揚起他們雪白的雙翼，徐徐而去，還低聲哼和着：

「話我知，講我知，邊度的政制要民主啲？」

「香城政制要民主啲。」

「話我知，講我知，邊個的教育要民主化？」

「香城教育要民主化。」

「話我知，講我知，邊度首推要民主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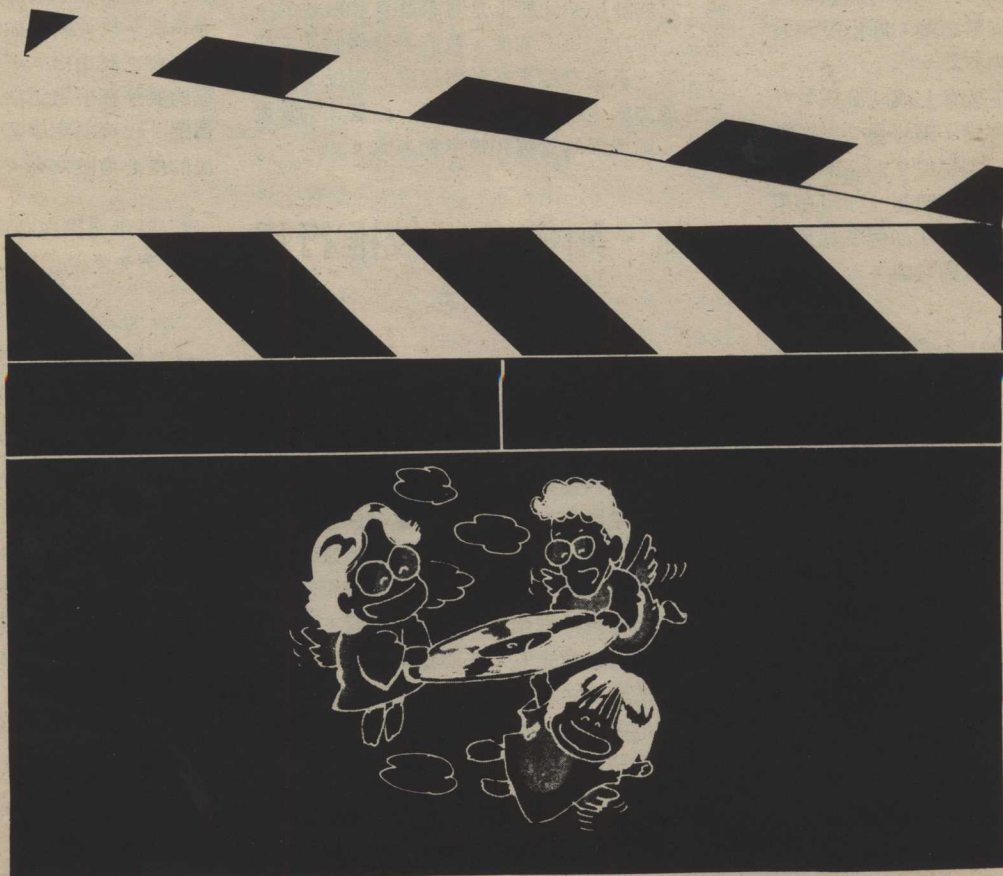
「香城教師要民主啲！」

註一：「怎樣在學校推行民主教育」研討會講詞（司徒華）

註二：民主教育宣言。

註三：「怎樣在學校推行民主教育」研討會講詞

陳婉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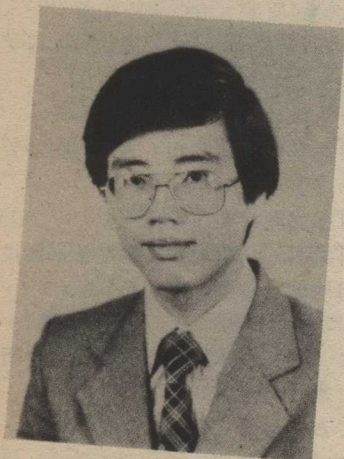




# 講人自講？

# 非也！

深水埗區區議員范建強先生於六月二十九日到柏立基教育學院出席一專題講座，題目為「民主教育」，以下為范先生之發言撮要，及在會後引發同學討論之解答：



「我知道貴院學生會最近籌辦了很多關於九七問題的活動，同學關心此問題的氣氛比以前更濃厚，但要他們有實際參與，則仍需要更多推動，民主教育的實踐亦然。

今天的題目是「民主教育」或「公民教育」，我將循著五個重點來講，第一是「民主教育之背景」；第二是「何謂民主？」；第三是「民主教育所需之條件」；第四是「如何在學校推行民主教育？」；第五是「如何在社會中推行民主？」；歡迎同學參與討論。

## 一、民主教育的背景

很明顯：要求民主與九七問題有關，過去雖然也有人認為香港的政制過於獨裁，而要求一個更公正、更民主的政府，但他們並沒有獲得太多的響應，主要原因是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有一定保障，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亦不支持，故大部份人均表示沉默。但現時基於九七形勢，「中國收回主權、港人治港」已勢在必行，在英政府撤出管治，北京不直接派人到港的情況下，唯有使將來政府的權力來自香港市民，才能保證它會為市民謀福利，故此政制民主化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雖然每人對「民主」的理解或有不同，但大體上民主化為一條必然之路。

## 二、何謂民主？

「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要體現這個精神，政府就要由人民選出；透過選舉，人民能選出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行政領袖，若此領袖政績不佳，亦用選舉使之下台。這樣可保證擁有權力的官員要做一些令市民繼續選舉他們的事——這便照顧了市民的利益。

## 三、民主教育之基本條件

透過選舉而產生的政府當然可能是一個壞的政府，例如法國和伊朗便曾出現過「暴民政治」，就是說人民樂於選舉一個暴君，於是有人提出；民主選舉是否一條最好的路？我會認為它可能不是最好，但在云云制度中它是較好的，它的缺點亦比較上是容易察覺和補救的。成立一個好的民主制度，我們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是要有相當高教育程度的選民；第二是有能力的人願意參選，因為若候選人的質素不佳，則選舉的意義和效用都不大。

## 四、如何在學校推行民主教育？

要在學校推行民主教育，首要的是教師先裝備自己。教師先有民主政治的精神，然後才能教導學生適應民主制度，掌握資料、積極參選。教育的內容要在兩方面，第一是培養學生關心和認識社會：面對九七需要一個廣濶的眼光，認識香港社會是基本的，更要認識中國、認識台灣。第二是教導學生認識現時和未來發展的政治架構，我相信到各位畢業時，中英協議和基本法已會完成，教師在教導學生認識香港政制的同時，可能亦需教導學生認識基本法和中國的法制；此外，香港的時事和社會問題亦應向學生介紹，培養他們關注和嘗試解決的意識，現時的學生常認為解決問題一定要落在政府身上，這種思想可能會阻礙他們適應民主政制。

有些什麼實際的推行方法呢？帶領學生參與服務是其中一項方法。它可令學生直接參與社會，培養歸屬感。另外，成立學生組織亦是極有價值的，透過組織和運作學生會，負責的學生可學習組織能力、培養責任感、體驗競選的經驗。而一般學生亦可體驗諮詢、投票、監察的經驗。藉著領導和被領導、服務和被服務，學生能學習接受不同的意見、尊重和了解他人的看法、反省和接受批評。最有價值的便是透過領導，學生能學習面對成功，面對失敗。

## 五、如何在社會中推行民主？

香港學生人數只佔一百萬，其餘都已離開學校，他們有些可能從未進學校，亦再無機會進學校，故此教育他們認識和適應民主制度更重要。我相信大眾傳媒是一項重要的途徑，它的效果在乎它怎樣傳遞訊息；假如它能成功傳遞「政策制定中容許市民參與」的訊息，市民的信心自然更高。

以下是講座後同學的發問及范先生的回答。

在近一、兩年間，類似的座談會、研討會、講座等等實在不可勝數，在此刊載其中一項有關活動，亦是其中一套對推行民主的見解，希望能帶動同學再深入去思想這方面的問題。

問：請問你認為「民主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如何，它們有何分別？

答：「民主教育」教導學生認識民主政度的優點和缺點，但最終肯定了民主政制；「公民教育」的範圍可能較廣，不一定肯定民主政制。但我個人則認為民主政制為社會必然的方向。

問：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和文化背景都缺少了民主的意念，中國人也比較少追求個人的權益，你認為應怎樣在中國人社會中推行民主？

答：我同意這問題確實存在，但是否表示中國



人不能接受民主和民主精神？舉例說，這一代生在香港的中國人便較上一代能接受民主。其實民主成功與否，很大部份倚靠社會和受教的環境，而改變這個環境正是我們要做的。除非我們否定民主教育的意義和功能，或認為中國人是免疫於民主精神的，否則推行民主是重要的；重點在於體驗。我個人對此並不悲觀。

問：在「民主教育」尚未普及時過早推行民主政制是否適合？

答：這是一個很普遍的憂慮，甚至政府也這樣提出。但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確定何時方完成民主教育，然後推行民主政制？我強

調推行民主政制的重點在「從實踐中體驗」，我們可能會失敗，這是無法排除的，就算先完成了「民主教育」才推行政制，我們仍無把握免除失敗。所以在現時我贊成有計劃的，不急躁的政制開放，例如立法局逐漸開放選舉等，但我不贊成現時便行普選。

問：你認為推行民主教育有何障礙？

答：我想最大的困難就在於中國人社會並無民主的先例，幾千年來我們從未嘗試接受民主政制，所以在意識形態上我們有限制，而這個限制是無法撤除的。其他困難和限制大多能解決，所以我們應考慮如何在前

述的限制下盡力排除其他困難，盡快達到民主政制。

問：在民主社會中人民可透過合法程序推翻政府，那麼在推行學校民主教育時，學生應否被賦與權力去撤換他們不滿意的教師？

答：我不贊成學生可撤換老師，因為他們並不成熟。民主社會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成熟的選民，所以學校與學生之關係，並不類同政府與市民的關係。

問：閣下身為區議員，你認為區議會可怎樣協助推行民主教育？

答：這方面教師可配合區議會的話動帶領學生實際參與，例如旁聽區議會會議、參加區議會舉辦的民主研討和服務等。

## 民主——談何容易

民主制度的困難在於實踐，所謂實踐即在某一國家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的基礎下來實行民主。

十九、二十世紀是民主的神話化時代，當時人人嚮往民主，沒有人會反對它。但從二十世紀開始，學術研究發現民主實踐存在著很多困難，於是人們對它的態度也變得較為謹慎。最近的趨勢是：認為現世只可達到一個「近乎民主」的政制。這個看法是基於六十年代所出現的新概念：POLIGARCHY，它指一個接近民主並實際存在的政體，研究它的方向有兩個：

(一)在哲學層次上談民主理想以及實踐這理想的困難；

(二)研究世上已存「近乎民主」或自稱「民主」的國家，憑她們的證供，分析她們是否真正民主。有兩本書可介紹作為民主導論：

1. DEMOCRATIC THEORY G. SARTORI  
2. 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BY AH BIRCH

## Everyone or All

理論上，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但就算這個至為簡單的定義亦已引起很多觀念上的分歧和矛盾。例如：何謂「人民」——是抽象的概念還是具體的活人？是單指現存的人還是也包括祖先和後代的；此外，人民若是「具體的活人」，那麼這群人是一個單一的整體還是無數個體的總和？假若人民並非萬眾一心（事實上「萬眾一心」的情形從未出現過）而我們當它是一個整體來看待的話，那麼這個「人民」的意願是這整體內所有人民的意願的平均數還是什麼？「找出整體意願」就是一實際困難。若「人民」是無數個體的總和，則它會牽涉到政治中「誰統治誰」的問題，因為現實政制中常會出現少數個體以人民名義來統治多數個體的情形，而實踐時使多數人感覺自己在統治自己就是一個較接近民主理想的政制，就這一點，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有不同的做法。

# 鐵幕民主

Mandom

## 民主真偽

共產國家的發展則並非奉行西方式的民主，它們多是一些較落後的國家，奉行古老封建專制制度，它們發展為共產國家的原因並非源於「無產階級共同管治國家」的理想。而是動機於國家本身的制度在與西方社會交接時出現落後的現象，落後國家若要在缺少物資和企業下急促現代化，只有訴諸一個有堅強統一意志、紀律嚴明的政治組織——共產黨動員社會上及資源來現代化，社會本身不願動員，人民不懂現代化，有知識的當權者自稱憂國憂民，便以政治手段來迫社會走現代化的路。所以這些制度本身是不民主的、專制的。但在現時什麼都講民主的時代，他們亦能製造一套民主理論來支持其行動。這就是：人民不知道自由，不知道自己作主，我便替你作主。例如俄國大革命就提出：「你不知自由可貴，我便迫你爭取自由。」這樣，當權者以一個先知先覺的姿態打起民主旗號，而不是由人民藉一個過程去了解民主的真義才步入民主法。事實上這種「民主」亦不過是當權者推行其政策的手段：凡符合他們利益或意願者就是人民的意願，就是民主。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們亦在政制上加入議會、選舉等徒具形式的民主程序。在這個基礎上，就算人民醒覺而要求真正的民主，當政者亦可以人民尚未成熟（正如子女尚未懂事）為理由加以拒絕。道理很簡單：「民主本不是你們這些人民要求的，而是我們（當政者）提出和施與你們的，現在你們還未能成熟地掌握及運用這件本不屬你們的東西，還是由我們負責吧。」假若黨能真的知悉人民的意願，並按此意願施政，則一黨專政當無大礙，但人的智力有限，黨的洞悉力亦有限，世上無絕對真理，一黨制的民主理論也就站不住腳。

## 共產主義民主

共產主義的理論是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不斷發展，無產階級的人數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時，便會爆發無產階級革命，至無產階級專政，而在完全消滅資產階級後自身亦會消滅，達至政治消失的理想社會。現時共產國家正處於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我們却不見無產階級當家作主，只見一小群自稱「無產階級代表」的人為人民作主。這群人的理論是：他們是無產階級的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他們受過意識形態的訓練，了解所有無產階級的利益所在，所以能夠代表無產階級統治，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最佳的社會主義民主。當然，假若這群統治者能證明他們的理論在實踐時大多數人亦感覺自己是在統治自己的話，他們的理論就是近乎民主了。

## 資本主義民主

至於資本主義初期的社會亦不是民主的。在封建社會中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資本家本來亦在被統治之列，但其後資本家以資本來要脅政府讓他們參政，例如若他們不被給予參予決定權便不交稅，實行NO REPRESENTATION, NO TAX，其後工人，農民等各類人皆要求選舉代表參政，便組成決定國策的組織，成為資本主義民主。今天，西方式民主已非為資本家所獨有，但可肯定的是，西方式民主一定只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是西方民主政制發展得最好的地方，它的特徵是兩者相輔相承。







# 試管青苗



## 聖保羅書院學生會

在這專題中，我們大部份都是從理論和建議的角度去看教育民主化，假如我們鼓吹在中學成立學生會，作為讓學生體驗民主的方法，並藉此進行實質的公民教育，那應該怎樣組織學生會？一個中學學生會的運作情形怎樣？參與其中的人有何感受？學生會對學生民主意識的提高是否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強？我們就此種種訪問了聖保羅書院的去屆學生會會長馮浩賢同學，希望從一個比較實際的角度去看學生會的已經神話化了的民主教育作用，並且聽聽一個中學生當會長的感受，也許從這篇訪問稿中，我們對民主教育的正反兩面會有較真實的評價。

聖保羅書院創於一八五一年，是全港歷史最悠久的學校之一，無疑一間擁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學校定有一鞏固的根基和傳統，其傳統會相當強，但出乎意料地，它賦與學生極大程度的自由，曾於該校任教的程介明先生就曾稱：「聖保羅給我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自由』。教書的自由，讀書的也自由……在學習的過程中，感受不到強迫，也感受不到成敗的威脅。這種體系的優點，是學生很早就學會要獨立處理自己的前途，因此這種體系的優材生總是自學能力過人的，這種體系的缺點，是不適應的學生容易自暴自棄。」在這種體系下的學生和學生會是怎樣的呢？讓我們聽聽馮同學的經驗和感受吧。

在港大太古樓各自叫了飲品後，我便開始發問：「請問學生會的組織和架構是怎樣的？」

「架構嗎？讓我畫給你看吧！」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做事喜歡以最有效直接的方法達到目標的人。

他一面畫，一面解釋各部的作用：會長負責最高行政決策及召開會議、副會長協助推行、學會監察委員會負責學會註冊及監察學生會舉辦的活動、福利委員會負責提供服務（如賣學校冷衫、聖誕咭、舊書買賣服務、飯盒服務等）、節目統籌委員會負責策劃文娛活動、公共關係委員負責處理及轉達投訴……我一面聽，一面不禁對這完善的架構感到咋舌。

「你是怎樣被選出來負責推行這個架構的工作呢？」

「每年九月開學，去屆學生會會長都會到中六的班級中公開邀請同學出來競選，同學如有興趣便可自行組織助選團競選，然後各出奇謀進行宣傳拉票（例如貼出相片和政綱、小息到各班自我介紹等）。但今年宣傳活動則由學生會統籌，防止因選舉費用不同而產生不公平。然後我們有選舉日，當日在禮堂中三位候選人共花四堂時間來介紹政綱及讓同學發問，然後就會在午飯時間到各班進行全民投票。收集所有選票後便會鎖好，放學後在禮堂進行公開點票，我是約以七成票數當選的。一星期後我便要找好各部的委員，組成內閣進行工作。」這是一個非常完善的民主選舉程序。

「學生會提供過什麼服務呢？」

「也和前幾年差不多，書展、步行籌款、學生週、買賣舊書等，差不多是年年攪的，學校很重傳統，連攪學生會也如是。」他似乎缺乏一點突破性和創造性，但天曉得，也許他提的建議不被校方接納。

「有沒有嘗試辦些特別的課外活動？」我設法求證。

「有，但有些給校方拒絕了。例如『學校清潔日』，校方認為會浪費食水，故不接納；



「拗手瓜大賽」校方恐同學受傷；「戶外遊戲日」校方恐天氣炎令同學中暑……」似乎校方着眼點多在同學安全，這也無可厚非，但是否過於謹慎呢？那就見人見智了。

「同學是否有途徑去監察學生會的工作呢？」

「這方面途徑較少，」他遲疑了一會，「反而學生會負責監察其他學會的活動和工作。例如我們會對無舉辦活動的學會發警告信，或不准其委員在成績表課外活動欄上填寫一些名存實亡的職位、更甚者可斷絕經濟援助、甚至解散學會，但以前沒有做到這麼極端。公關委員亦會負責處理同學對學生會的投訴，然後轉達有關部委。可惜去年同學極為被動，公關幾乎全未接過投訴，有也只是一些熟悉的同學直接向我說。」

「也許是同學很滿意去屆工作呢？」我嘗試令他樂觀點。

「不是的，同學就是這樣了，好的不會讚、壞的不會彈，他們極為被動，也許是我校學生的傳統吧。」他垂下頭，語氣透出淡淡的無奈。

我忽然想起一點什麼，連忙問：「你剛才沒有提及同學可如何監察會長，是否他同僚無

論做得怎樣也會下台？」

「是的，」他坦白地說。「會章規定學生會會長的任期是一年。無論怎樣他會且必須做足一年。」這會不會是一個未臻完善的民主架構呢？倘若會長失職怎辦？我懷疑。

「那麼同學怎樣表達對學生會的意見和要求呢？」

「我們每班都會自選一個班代表，每級六班，即六個班代表，他們會互選兩個級代表，負責出席學生會行政會議，同學有意見可要求自己級的代表轉達。」原來如此，這豈不是一個微形的代議制度？

「你認為學生會能否提高同學的參與和民主意識呢？」

「參與活動就能夠，提高民主意識就不能了。同學都是旁觀的居多，對一些同學來說，有學生會又是這樣，沒有又是這樣。學生會現時只能扮演提供服務的角色。却不能領導同學爭取什麼，主要是同學不覺得有需要。」這豈不和柏師的學生會一樣，同學止於提供服務，這是不是全世界學生會的悲哀？

「你認為攪學生會令你得到些什麼？」

「成績差！」他半開玩笑的說。「但我覺得這是值得的。做學生會議我有機會去領導一

群人，曉得推動他人的技巧、曉得如何與老師及校長接觸交往、如何向校方爭取一些事等，最主要的是我學會去面對失敗，如何 DO BEST IN THE BAD，這都是整天對著書本的人不能得到的。總之我沒有後悔。」這幾句話極其真誠，我不禁由衷的叫好。

「對普通同學來說，學生會對他們有何價值？」

「這就很難說了，除了提供節目和服務外，同學也不覺得學生會有何特別意義。很多同學甚至覺得有沒有學生會對他們全無分別。世事就是這樣的了，要親身做過的人才會認為有價值，否則就認為沒價值……」S·U工作人員們，你同意嗎？同學們，你同意嗎？

「你認為學生會還需要什麼？」

「我們隨需校方的全力支持，我說過，同學是很被動的，只要校方是中性地不予禁止也不予支持，我們便很難攪起。即使學生會有冤情大使，但若校方不支持，同學不參與，也是無用。」這和去屆學生會會長的說法頗有相似之處，言者已經諄諄，聽者又將如何？

勤

鏗鏘劇社 勇奪  
一九八四學聯戲劇節  
五大獎項：

- (一) 最佳演出
- (二) 最佳導演
- (三) 最佳男演員
- (四) 最佳女演員
- (五) 最佳舞台效果

正邪之戰

唯味唯美 維他奶



唯一境界